

請批評
贈閱



2 024 4335 6

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报刊论文选编)

第五分册(上)

1976.1—8.

• 教学用书 •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革命委员会

上海中图085533 5134618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
世界史组

篇 目

从“土豆烧牛肉”到“小型面包”	1
新沙皇的大俄罗斯主义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5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10
三家条约之后	19
非洲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新局面	22
新沙皇正加紧对拉美的扩张和渗透	27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略谈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伎俩	31
苏联《真理报》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38
什么是问题的本质？	
——新华社记者评述葛罗米柯访日	41
玩火者必自焚	44
是支持解放运动，还是推行新殖民主义	46
苏修进一步加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50
新的世界大战主要危险来自何处？	55
苏联《消息报》又在招摇撞骗	61
苏修殖民扩张的大暴露	65
苏修穷兵黩武与“缓和”	70
打着“国际主义”招牌的国际宪兵	73
江河日下的五年	76
套在新沙皇脖子上的又一条纹索	87

大炮挤掉了黄油

——从苏联“九五”计划结果看苏修所谓“福利计划”的破产·····	91
苏修遍设集中营加强法西斯专政·····	98
勃列日涅夫集团正走着希特勒的老路·····	103
挂着“全民党”招牌的法西斯党·····	135
勃列日涅夫集团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	140
苏修鼓吹“缓和物质化”居心何在?·····	143
名曰“协调计划”，实为控制和剥削·····	146
霸权主义者的逻辑·····	150
“缓和物质化”和安哥拉现实·····	153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南亚不安宁的根源·····	155
乞乞科夫与勃列日涅夫·····	159
压力愈大 反抗愈烈·····	162
是“和平纲领”，还是争霸手段?·····	165
跳不出历史的照妖镜·····	170
是“腻”了，还是“瘾”性大作?·····	173
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导致土地资源严重破坏·····	175
苏联霸权主义在埃及的破产·····	179
当头一棒与倒打一耙·····	181
无耻的狡辩·····	184
埃及人民的怒吼·····	187
苏修加强法西斯专政的又一措施·····	191
勃列日涅夫的“良心”和狼心·····	193
“亚安体系”兜售者的困境·····	197
是谁同以色列“公开勾结”?·····	201
新沙皇同东欧如此“分享忧乐”·····	204

“广泛”的扩张和“多样”的手法	207
埃及人民是压不垮、骂不倒的	211
南非撤军，苏修怎么办？	215
怒逐海霸	218
乘人之危与患难相助	221
强盗逻辑 霸权行径	224
不容抵赖	227
勃列日涅夫的“百倍回收”术	230
如此“友好合作”	233
第三世界国家新型经济合作关系	236
石油斗争暴露和打击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240
苏联推卸罪责枉费心机	245
新沙皇的“拉平论”	
——苏修掠夺、剥削和控制“经互会”成员国的又一花招	248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前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252
苏修推销的“经互会”“经验”不得人心	272
顽固维护旧秩序的方案	276
反对超级大国的高利贷盘剥	279
谨防假冒	283
苏联为何兜售“长期贸易协定”？	288
联合反霸斗争的新胜利	291
徒劳的干预	
——评五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声明	296
对不结盟运动的粗暴干涉	299
新沙皇为何高唱“国际主义”？	302
廉价的姿态	304

评塔斯社关于黎巴嫩局势的声明	307
名曰“接近”，实为并吞	310
霸权欲迷住了心窍	
——评苏修对法国梅里将军讲话的攻击	313
混淆黑白 以售其奸	316
苏修抛出“有限缓和”论说明了什么？	318
苏联导演的“撤军”丑剧	321
新沙皇的战争演习	324
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327
包藏祸心的花招	330
在“坚如磐石的”背后	333
苏修叫嚷“反对实力地位”说明了什么？	337
是“天然盟友”还是阴险敌人？	341
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	345
波罗的海上海霸的新表演	348
从苏丹事件看苏修野心	351
强盗的心理	353
“欧安会”后西欧的新趋向	356
莫斯科为什么不准提“穷国和富国”？	360
新沙皇的讹诈伎俩	363
“欧安会”后一年的局势说明了什么？	366
新沙皇的行径证明“欧安会”是“欧危会”	373
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而斗争	377
评“基辅号”闯进地中海	381
慕尼黑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384
乔装打扮 枉费心机	387

包藏祸心的“友谊”	390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392
竹篮打水一场空	399
苏“援”是控制和掠夺经互会国家的手段	402
莫斯科是怎样对待不结盟运动的?	406
万变不离其宗	
——评苏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贩卖	409
凶相毕露	413
打中霸权主义的要害	416
既是恫吓又是讹诈	419
从苏联海军扩张看海洋法会上的斗争	422
海霸的诡辩	426
纸包不住火 手遮不了天	
——从苏联报刊电台的透露看苏联人民对勃列日涅夫 集团的不满	429
贼心不死	
——评苏修对科伦坡会议的宣传	433
是谁“没有任何理由”?	437
越抹越丑	440
“咳! 不该泄漏了天机!”	
——评苏联对索南费尔特主义的反应	443
苏修的“赶”和“超”	446
苏美对南部非洲的争夺加剧	449
苏联为何害怕和平区的建议?	452
不是“神话” 而是现实	455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458

海洋霸权主义的可耻下场	462
苏修在黎巴嫩“关心”的是什么?	465
为什么欧洲容易“起火”?	468
于无声处听惊雷	
——苏联人民的反抗斗争震撼着新沙皇的反动统治	470
坚决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476
拙劣的“和平”骗子	481
同新沙皇对着干!	484
苏修是第三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488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494
新沙皇的“导弹外交”	498
新沙皇要作出什么“贡献”?	501
新沙皇采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	504
两种腔调 一个目的	
——评苏修“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险恶用心	510
霸权主义的卑劣行径	513
当代最大的和平骗子	515
苏联“一箭三雕”的花招	520
新沙皇对挪威的新讹诈	523
骗不了，压不倒	
——评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斗争	525
斥新沙皇的“自愿联盟论”	528
勃列日涅夫居心何在?	531
苏联的大棒和西欧的警惕	534
新沙皇的高调骗不了非洲人民	537
新沙皇处处紧逼西欧	541

一块又臭又大的绊脚石	546
“裁军”克里空 扩军发了疯	549
霸权主义恶邻	552
条约迷	554
扩军狂大唸“裁军”经	557
“直接联系”还是直接控制?	560
东欧大地谁主沉浮?	563
非洲反对经济霸权主义的新发展	569
新沙皇为什么对印度洋“特别关切”?	571
言行不一的最明显的例子	574
“缓和”骗局破产记	577
巴黎公社的可耻叛徒	
——评苏修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歪曲	581
中俄《璦琿条约》与苏修霸权逻辑	598
沙皇俄国对罗马尼亚的侵略扩张与比萨拉比亚问题	627
沙皇俄国是三次瓜分波兰的罪魁	644
波兰抗俄民族英雄——科西秋什科	656
血腥的征服	
——驳苏修所谓“中亚自愿归并俄国”的谬论	669
沙皇俄国的欧洲政策	684

* * *

〔附〕有关文章和电讯的篇目索引	705
-----------------------	-----

万 变 不 离 其 宗

——评苏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卖

新华社记者述评

多年来，苏修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要尽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他们对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时而恶语相加，时而笑脸相迎；始则置之不理，继则“积极支持”。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剥开画皮看本质，这些手法的变换，归根到底，都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背叛，都是服从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侵略扩张和同美帝争霸的需要。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检验苏修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态度试金石。

一九六五年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从而开创了恢复自己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的崭新阶段。全世界革命人民对此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支持。但是苏修对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史上这一重大发展，态度十分冷淡，好象巴勒斯坦革命根本没有爆发似的。

到了一九六七年以后，巴勒斯坦游击队沿着武装斗争的道路胜利前进，这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中东保持的“不战不和”局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此，苏修恼羞成怒，不惜对巴勒斯坦革命实行压制，百般加以咒骂。翻翻当时的苏联报刊，它们咒骂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情绪之激烈，用

语之恶毒，真是无以复加。它们咒骂巴勒斯坦战士为“极端分子”，称他们的武装斗争是“极端行动”，是“轻举妄动”，是“不现实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行动”，诬蔑法塔赫采取了“托洛茨基立场”等等。那时，苏修对巴勒斯坦人民神圣的武装斗争真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然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就此被骂倒，反而取得了节节的胜利。巴勒斯坦人民用枪杆子和鲜血给自己争得了发言权。这时，苏修在埃及的渗透扩张遭受挫折，新沙皇的面目日益被阿拉伯人民所识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修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突然转变，无休无止地标榜什么苏联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最可靠的天然盟友”，并且别有用心地向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了一些武器。

苏修这样做，既是为了哄骗阿拉伯和世界舆论，更是为了企图利用巴勒斯坦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打出来的大好形势，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纳入自己的轨道，作为它同美国争夺中东霸权的一个棋子。苏联《消息报》总编辑托尔库诺夫在一九七四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露骨地鼓吹巴勒斯坦运动要有一个什么“战术目标”，他说：“在现阶段，巴勒斯坦运动除了有战略目标之外，还必须有明确规定的战术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将同国际上公正解决近东冲突的努力相结合的纲领。”这就是说，苏修要巴勒斯坦革命同它的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相结合”。这不是明白要求巴勒斯坦人民放弃武装斗争，服从苏修“不战不和”的策略，适应苏修同美帝在中东争霸的需要吗？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持什么态度，这是检验苏修

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态度又一个试金石。在这方面苏修也干尽了叛卖的勾当。

多年来，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官方和报刊一直抱住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二四二号决议不放，叫嚷要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中东问题，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难民”问题。

人们都知道，二四二号决议没有谴责以色列侵略者，也没有提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决议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难民”问题，这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是极不公正的。苏修对二四二号决议的态度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根本无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利益的立场。波德戈尔内就曾明明白白地说：“在中东问题上，我不想争论谁是侵略者的问题，那不是问题的实质。”因此，苏修的所谓以二四二号决议为基础解决中东问题，只不过是所有阿拉伯人民的欺骗而已，因为苏修的作法是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而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问题，正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中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态度，承认不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也是检验苏修对巴勒斯坦革命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的一个标志。

各阿拉伯国家早已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第三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也确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种地位，并让它在各自的首都设立代表机构。一九七三年以来，不少第二世界国家也开始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展关系。联合国组织也决定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设立观察员办事处，邀请它的代表参加中东问题的讨论，在它的

主席到联合国总部时，给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礼遇。

唯有那个花言巧语的苏修却极力贬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地位，不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多次访问苏联，但都是由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出面邀请，苏联主要领导人从来都避而不见。过去，苏联一直不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莫斯科设立代表机构，直至一九七四年，才勉强同意它在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办事处。而迟至今年六月，这个办事处才终于得以建立。既然苏修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苏联设办事处这样一个问题上竟如此之设置障碍，拖延刁难，那么它还有什么资格侈谈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所谓“支持”呢！

苏修对待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策略的变换，完全是为苏修的反革命总目标服务的。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随着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发展和觉悟的提高，苏修的假面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然而它绝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会假戏真做，旧调再弹。

（《光明日报》1976.8.16.）

凶 相 毕 露

新华社记者述评

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开幕前后，莫斯科新沙皇惊慌失色，大喊大叫，软硬兼施，又骂又哄，一心要把不结盟运动置于新沙皇的控制之下。他们赤裸裸地鼓吹不结盟国家一定要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谁要同苏联“闹独立”，不结盟，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一急之下，社会帝国主义的凶相暴露无遗。

一个时期以来，莫斯科总爱对不结盟国家笑嘻嘻地说：苏联是不结盟运动的“忠实的朋友”，“天然的传统盟友”，“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不结盟运动力量的源泉”，是不结盟运动能“作出重大贡献的保证”等等，等等。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八月十五日的一篇文章甚至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没有苏联始终不渝地实施缓和政策，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反帝方针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或者也不可能有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反帝方针。”鬼话说得多了，难免露出几分吃人的凶相。你们承认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独立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力量，为何它的“力量源泉”跑到莫斯科去了呢？为何不结盟运动只有依靠新沙皇才能“产生”和“发展”呢？事实证明，这一运动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何非得有苏联的“保证”，才能有所“贡献”呢？真是岂有此理！难道这不是

新沙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吗？

召开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日期越是临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狐狸尾巴也就越来越包不住了。他们施出的手段也就更加露骨，总之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不结盟运动捆绑到自己的车子上去。在这方面，塔斯社十六日发表的“经济评论员”文章是又一例证。这篇文章鼓吹发展中国家同苏联建立“切实的实业合作”，说“它们的利益在主要方面和根本方面是吻合的”，还说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可以坚定地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效声援”。又是连篇的谎言！大家记忆犹新，今年五月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上，苏联对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玩弄了多么诡谲的伎俩。它嘴上说支持，行动上干的却完全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套。至于说“实业合作”，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已吃够了苦头，这不过是苏联用来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殖民化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掠夺、控制和剥削。

人们不禁要问：不结盟国家召开一次正常的会议，为何使得莫斯科如此神经紧张，焦躁不安？苏联施展的种种压力究竟是为了什么？

勃列日涅夫本人曾在苏修二十五大上诡称，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好处，不争夺租让权，不谋取政治控制权，也不乞求军事基地”。这些话说得娓娓动听，但是看看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称霸，其所作所为，对勃列日涅夫的漂亮话是无情的讽刺。苏联现在对不结盟会议的种种表演，是霸权主义的新暴露。

不少外国的观察家们早就指出：“不结盟这个概念本身是

不能与莫斯科的政治理论相协调的”。新沙皇满脑子里想的是苏美两家争夺世界霸权，其它任何力量都必须纳入他的这个战略计划。什么“不结盟”、“独立的非集团因素”，莫斯科压根就厌恶这种字眼。所以苏修竟能出奇地蛮横到硬是要不结盟国家与它“结盟”的疯狂程度。而且公开扬言谁要是坚持不结盟的方针，不同意投靠这个“天然盟友”，谁就是“分裂”，就是“反苏”，就是“破坏反帝运动队伍”，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总之，不结盟运动非得受苏联的“统帅”不可。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克里姆林宫崇拜的逻辑。因此，凡是有人一提到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反对大国霸权，莫斯科的新沙皇就会神经质地暴跳如雷，破口谩骂。也好，新沙皇暴跳得愈欢，骂人愈凶狠，就愈会使人们看清：原来这个“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好处”的可爱“盟友”，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件东西，那就是霸权，霸权，霸权。

（《人民日报》1976.8.19.）

打中霸权主义的要害

新华社记者述评

连日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夜以继日，甚至通宵达旦，讨论得很热烈。广大代表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呼声，使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人心振奋。竭力伪装成不结盟运动“天然盟友”的克里姆林宫一小撮社会帝国主义者如坐针毡，又恨又恼，终于又按捺不住，跳出来破口大骂。

八月十九日，当会议正在热烈进行的时候，塔斯社转发了《真理报》的一篇评论，咒骂会上的一些发言“腔调是奇怪的，甚至是捏造的”，“企图用错误的理论来把会议引入歧途”，“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这篇评论大骂有些代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把苏联和美国的政策相提并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的责任“等量齐观地”加在两个集团身上，等等。许多代表在会上指出“世界和平的真正危险”在于“分成集团并且进行争夺”，大国在印度洋上“企图增强它们的地位和扩大它们的影响”，《真理报》对这些事实真相的揭露，都横加指责。总之，新沙皇一肚子的气，一听到有反两霸含义的话就火冒三丈，暴躁如雷。这恰恰说明不结盟首脑会议上团结战斗的呼声打中了它的要害。

在这次首脑会议上，许多不结盟国家的代表都着重强调要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大国的压迫，反对各种形式的侵略、

干涉、颠覆，这些话确实是针对美苏两霸的。本来，不结盟运动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一些国家不愿意同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结盟。现在，美苏两霸变本加厉地争夺，严重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就使不结盟运动具有更深刻的反霸意义。正象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会上所说的：“不结盟国家的最初定义是不参加任何一个有势力的集团，这应当改为不屈服于大国压力而有自由意志的国家。”正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不结盟国家的侵略、干涉和剥削，使它们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敌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卡杜米在会上要求“不结盟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紧密团结起来”。墨西哥外长加西亚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每年都大谈裁军，同时却不断扩充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有压迫就有反抗，超级大国压迫不结盟国家，它们就要奋起反对超级大国。这是正义的，也是必然的。

在这次会议上突出的一点是许多国家提出建立各个和平区，这显然也是针对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这一严酷现实的。两霸在哪里争夺，哪里的人们就不得安宁。正象马耳他代表在会上所说的，由于超级大国在地中海争夺，欧洲和地中海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逐步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保护。在印度洋问题上，苏联妄想把它在那里横冲直闯的舰队说成是“无害的”，不让会议反对它的军事存在和扩张，但是，事与愿违，会上的大多数发言和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都明确反对大国军事基地和大国的军事存在和争夺。因为两霸在那里争夺和威胁沿岸各国的安全是确凿的事实，不让人家反是不行的。“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恰恰是新沙皇自己。